

集部

御製文三集卷五

諭

命諸皇子及樂部大臣定詩經全部樂譜諭

朕向披閱明朱載堉樂律全書所載樂譜內填注五六工尺上等字並未兼注宮商角徵羽而於雅頌烝民思文諸詩以時俗豆葉黃等牌名小令分譜未免援古而入於俗又所著琴譜一絃之內用正應和同四聲長至

十六彈不勝其冗而一音之中已有抑揚高下是徒滋繁縟而近於靡曼有類時曲曾經降旨交樂部皇六子永瑢及德保鄒奕孝等將朱載堉樂律全書內踈漏歧誤之處詳晰訂正分列各條載於本書提要之後以垂永久而昭雅正因思詩三百篇皆可歌詠者也魏晉時尚有文王鹿鳴等四章但未著宮調學者茫然不知耳而朱載堉詩譜又固執周詩不用商聲之說以角調譜國風徵調譜小雅宮調譜大雅羽調譜周頌而專以商

調譜商頌夫商調乃宮商之商非夏商之商也此其穿
鑿拘墟不待辨而自明豈足與言五音述三百哉且古
樂皆主一字一音虞書依永和聲雖有清濁長短之節
合之五聲六律祇於一句之數字內分抑揚高下不得
於一字一音之內參以曼聲後世古法漸湮取悅聽者
之耳多有一字而曼引至數聲此乃時俗伶優所為正
古人所譏煩手之音未足與言樂也從前朕親定中和
韶樂細繹

皇祖欽定律吕正義考訂精審皆主一字一音實為古樂正聲永當遵守現在朝會大典鐘虡鏗鏘備極莊雅朕前於經筵之典令歌抑戒之詩於瓊林鷹揚兩宴令歌棫樸干城之詩皆親為指定而三百篇全詩三代而後未有全行譜定者朱載堉所譜又復襍以俗調或自行杜撰不可為訓所當詳加訂正叶之宫商俾操縵安絃之士皆得矢詩遂歌更足以昭復古著派皇子等會同樂部大臣悉心精核其詩篇内應用其宫某調者俱著

詳審文義定為某宮調仍於各譜駢注七音字樣彙成一書俾四始六義之文皆可歌詠分刌節度悉符正始元音庶幾考古而益進於古以副朕條理集成引俗入古至意將來書成時即名之曰詩經樂譜全書並將此旨弁於簡端亦不必重為之序矣特諭

乾隆五十五年八十壽辰普免天下錢糧諭

朕賴

昊蒼眷佑既逾古稀欣開八袠幸得小康時懷大惕自

乾隆十年以迄四十二年特布恩綸普免天下錢糧業經三次矣今歲屆朕八旬壽辰仰荷
天
祖貽庥率土稱慶以至梯航重譯祝嘏来庭從古史牒實所罕覯是宜廣宣湛闓敷錫兆民用叶崇禧答
嘉貺著將乾隆五十五年各直省應徵錢糧通行蠲免其如何按年輪蠲之處著大學士會同戶部即速核奏
遵行

通飭各省督撫學政嚴禁坊刻經書刪本諭

山東學政翁方綱奏其科試情形稱考試士子經解默經時却於坊間所刪經題内出題其有未讀全經者概不録取等語閲之不解何謂夫孔子刪詩書之後更有誰敢刪者問之習塲屋者乃知近有刪其不祥諱用之語以為入場考題之捷徑怪哉士習之日下一至此乎夫不祥諱用語句不便出題迺後世過於迴避之陋習朕所不取兹公然竟有刪去者豈不可鄙是亦學術式

徵之一證也爲學政者應令承學之士全讀經義身體而力行之兹翁方綱明知坊間删經之不可而不能去不過調停其間且相沿陋習形之奏章將定爲例乎則朕爲不讀書之人矣著傳旨申飭山東一省如此各省當亦所不免而各省督撫學臣知而不言則更方綱之不如矣朕甚愧之著通諭各省督撫學政務須實心查察嚴禁坊間删本以正士習俾各通經以振文風毋負訓迪之意特諭

命普免六十年各省應徵漕糧諭

粵予御天下五十有九年仰蒙

昊蒼眷佑

列聖貽庥薄海昇平梯航向化重熙累洽惟日孜孜無

時不以敬

天勤民為念行慶施惠錫祜延禧普免漕糧者二地丁

錢糧者四偶遇水旱偏祲隨時蠲租賜復賑貸兼施不

下帑金數千萬所以涵養生息于愛黎元亹亹於兹明

歲正屆六十年稽諸史冊前代帝王享國長久者未可多得即有一二或係沖齡踐阼用能多歷年所其春秋二十有五始踐位逮今八旬開四康強逢吉五代同堂似予者葢少是皆上蒙

昊貺駢蕃克膺備福感荷之餘彌深兢業早經欽天監推算六十年元旦日食上元月食古来史傳所載有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之説固因

上天垂象理宜修省其實君人之道於德刑二事平日

本宜刻深兢勵亦何待日月薄蝕始懷寅戒之心應天以實不以文與其託諸空言寧若見諸行事之實修德莫大於愛民若覃敷恩澤加惠閭閻俾海寓子民共臻樂利則所為修德孰大於是所有六十年各省應徵漕糧著再加恩普免一次其應如何分年輪免之處仍著該部核議具奏至以修刑而論則停免勾到即所以恤刑但赦非善政利於宵小而不利於善良昔人即有此論明年係六十年國慶後歲丙辰為嗣皇帝即位元年

俱應錫慶施仁矜恤刑獄若今年停勾則三年連緩𦵏民恃有寛政作奸犯科者無所儆畏轉非辟以止辟之意是以本年仍照舊勾到明年元旦著照五十一年之例不御殿不受朝賀是日午後向有諸王暨皇子皇孫内庭家讌之例五十一年元旦日食復圓後曾經舉行明歳雖係六十年周甲年分所有内庭家讌亦著一併停止朕於是日亦不御禮服照每年例恭詣

奉先殿

堂于及
先師各等處依舊行禮過日食時換常服以示寅恭而
寓修省日月薄蝕躔度本屬有定數千百年後皆可推
算而得所謂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但元旦上元適值
日月虧蝕究為
昊穹示儆之象幸
天恩垂佑遄在明歲為朕即位周甲告成之年自應祇
承無斁誕在丙辰正月為嗣皇帝即位之元年於吉祥

慼事轉為未慊是即日月薄蝕一事而
上天之篤祜藐躬以貽我子孫萬年無疆之麻者至優
至厚朕惟有益感
天恩倍深乾惕又明年乙卯為朕臨御六十年本欲於
萬壽節前由熱河回京受賀今春因中外臣工懇請舉
行慶典適以上冬雪澤未獲優霑春間又復缺雨業經
降旨宣諭令將明年慶典停止舉行若仍照庚戌年八
旬之例於萬壽前回京則王公外藩以及大小臣工等

必又再四懇請舉行慶典則似今春所降諭旨轉為不誠是以明年仍定於熱河駐蹕過萬壽後再行回鑾俟至丙辰正月歸政嗣皇帝以符正月上日受終文祖之義彼時備儀授受盛典光昭嗣皇帝率領臣民以天下養介禧祝嘏慶洽敷天尤為千古罕覯盛事實我大清億萬載無疆之福也

上丁親詣

文廟釋奠諭

朕自臨御以来恭遇
郊
廟大祀無弗祗肅躬親即
中祀之禮亦多親詣舉行嗣因年屆八旬曾經降旨所
有
中祀典禮如
先農朝日夕月等壇俱於八旬前兩年內以次親祭一
周原因年壽日高恐筋力或有不逮是以

中祀之禮於五十五年以後不復親行今思
先師孔子道集大成師表萬世朕自沖齡服膺
聖教久而無倦凡行政典學悉皆得自心傳況丙辰年
即係歸政之期本年為朕御極六十年二月上丁允宜
展禮
宮牆用申企慕此次
文廟釋奠朕親詣行禮以昭崇儒重道之誠其應行典
禮著該衙門照例預備

釋奠禮成廣各直省入學頒諭

朕臨御今六十年於二月上丁親詣
文廟釋奠禮成並閱視辟雍新刊石經瞻仰
宮牆彌深景慕自惟沖齡肄學服膺
聖教迄今八袠開五猶日孜孜誨學無倦舉凡行政念
典悉皆虔奉心傳今晨辟雍展敬祇肅躬親風日暄和
典禮咸備景仰之誠
先師靈爽式憑自必黙垂鑒佑當兹郅運增隆慶臻耆

壽莫非仰邀
錫貺允宜施恩覃序嘉惠士林以光盛典所有各直省
歲試入學名數著交該部查照向例分別廣額其太學
肄業諸生並加恩免其坐監一月用示重道崇儒壽世
作人至意

普免嘉慶元年各直省地丁錢糧諭

朕自臨御以来勤求民隠日有孜孜惟期藏富於民家
給人足仰荷

昊蒼眷佑
列聖貽庥寰寓昇平重熙累洽行慶施惠闓澤頻加節
經普免天下漕糧三次地丁錢糧四次其餘遇有偏災
隨時蠲賑不下千億萬兩近將各省積欠錢糧概行蠲
免又復數千餘萬兩所以子惠元元休養生息者至周
且渥今朕紀年慶符周甲丙辰元旦舉行歸政典禮為
嗣皇帝登極初元大廷授受篤祜延釐實為千古吉祥
盛事允宜廣沛恩綸俾薄海羣黎共霑湛愷本於新正

傳位後降旨但恩二月間即屬開徵之期恐遠省接奉
稍遲著將嘉慶元年各直省應徵地丁錢糧通行蠲免
以示朕與嗣皇帝愛育閭閻錫恩至意其如何按年輪
免之處該部查照向例核議具奏施行

再舉千叟宴諭

我國家重熙累洽景運昌明綏萬屢豐中外禔福所以
涵濡休養咸登仁壽者實為史冊所罕覯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沖齡踐阼統馭寰區仁漸義摩熙熙

皞皞康熙年間曾舉行千叟宴與天下臣民躋壽㝢而
逓繁禧為千載一時之嘉會朕誕膺丕緒敬紹鴻圖夙
夜孜孜勤求治理仰賴
昊蒼篤佑
烈祖貽庥海宇乂安人民樂利曾於乾隆五十年乙巳
恭照
皇祖千叟宴舉行盛典迄今已逾十年逢吉康強精神
純固明歲丙辰紀元周甲躬舉授受上儀尤屬曠古所

未有天下臣民歌詠太平期頤衍慶者此十年内又不知凡幾允宜再啟耆筵以紀重光之盛著於明年正月初吉再舉千叟宴盛典惟是前次乙巳壽七旬有五是以六十歲以上者俱令預宴明年朕壽八旬開六若仍照前次六十以上即准入宴年齒皆如兒輩長幼懸殊轉為未協此次應自七十歲以上准其入宴用示朕介景延祺申錫無疆至意

允皇太子率王公大臣等進乾隆六十一年時憲

書備内廷頒賜諭

皇太子率同王大臣等具奏恭進乾隆六十一年時憲書以備内廷頒賞之用覽奏具見悃忱朕登極初年默禱

昊慈事言之屢矣不復贅言明歲丙辰改稱嘉慶元年舉行歸政之禮兹皇太子及王大臣以朕歸政改元為曠古未有之盛典雖現在頒朔以嘉慶紀年而宫廷之内若亦一體循用新朔於心實有未安特進獻乾隆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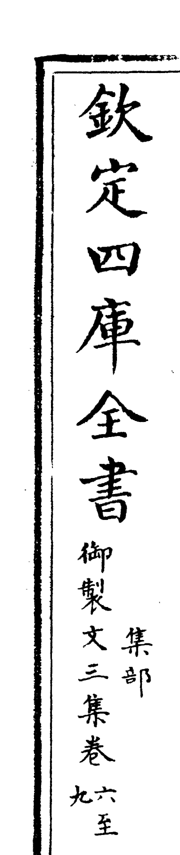
十一年時憲書臚詞籲請出於至誠朕亦俯從所請用
備頒賞內廷皇子皇孫及曾元輩並親近王大臣等俾
得遂其愛戴之忱其分頒各直省外藩可以不必竟當
用嘉慶元年時憲書以符定制因思來歲歸政朕為太
上皇帝歷稽前典有上尊號之文殊屬無謂太上皇帝
非若太皇太后皇太后因母儀而崇上徽稱者可比況
朕御極六十年來敬
天法

祖勤政愛民及拓土開疆諸實政彰彰可考又何藉聖
神文武文字虛示尊崇且以臣子而稱揚君父本屬後
世沿用虛文於禮原未盡協我
聖祖仁皇帝平定三藩及恭遇
慶節從前臣工等屢有以上尊號為請者
聖祖皆却而弗許
訓諭煌煌實可為萬世法今朕特預降此旨將上尊號
一事停止即朕效法

皇祖之心亦即御極初年齋心默禱不敢上同
皇祖紀年之初念也嗣皇帝及臣工當恪遵朕諭不必
復有瀆請朕惟敬祈
昊貺精神純固康強逢吉嗣皇帝秉承指示克肩負荷
海宇熙和治臻上理此即國家吉祥盛事況太上皇帝
稱號已極尊崇嗣皇帝躬率臣民以天下養尤為古今
罕隆盛軌又何必徒尚繁文務為虛美耶從前太
廟尊藏
列朝冊寶乃隨時鐫造玉之色質長短本未能一律壬
寅歲特命精選和闐良玉敬製五朝冊寶仝分以

奉太廟而將舊奉之冊寶命恭送盛京太廟尊藏又將未鐫冊寶各分親加釐擇凡玉色與其色質不同者為喜字號以備國家慶典鐫用並申諭太廟相同者定為廟字號以備後來朝廷祔廟鐫用內府大臣敬謹藏弆若所用玉漸少該衙門應奏明取用永以為定制至朕歸政後應用喜字號玉寶鐫刻太上皇帝之寶玉冊即將近朕製十全老人之寶說鐫刻作為太上皇帝寶冊以彰熙朝盛瑞將来嗣皇帝亦能如朕之懋承天眷壽届期頤再舉上儀一切典禮皆可敬謹遵循實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福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御製文三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文三集 卷六至九

御製文三集卷六
詔
紀元周甲建立皇太子以明年元日授寶為嘉慶
元年詔
朕寅紹丕基撫綏方夏踐阼之初即焚香默禱
上天若蒙
昊眷俾得在位六十年即當傳位嗣子不敢上同

皇祖紀元六十一載之數其時亦未計及壽登八旬有六也自臨御以來仰荷
昊蒼垂佑
列聖貽庥寰海昇平重熙累洽御宇之年慶週甲子敬念維
天維
祖宗所以付託在予者至重且鉅於繼體授受之際曷敢不倍切兢兢朕前此不即立儲之由節經頒發諭旨

反覆申明蓋以歷觀史冊三代而下由漢迄明儲貳一
建其弊百端前鑒具在我朝
太祖
太宗
世祖俱未預立儲位惟
聖祖仁皇帝曾以嫡立理密親王為皇太子後竟為宵
小誘惑兼患瘋疾不克祇承其時大臣中曾有以國本
應行建立陳請者仰蒙

皇祖聖裁獨斷
訓諭特須不復册立追傳位
皇考十三年勵精圖治內外肅清雍正元年
皇考即親書朕名貯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之上又
另書密緘常以自隨朕纘紹洪業六十年間景運龐洪
版圖式廓十全紀績五代同堂積慶駢蕃實為史册所
罕覯此皆仰賴
皇祖

皇考貽謀燕翼用能啓佑後人綏茲多福朕欽承
家法踐阼後亦何嘗不欲立嫡以皇次子為孝賢皇后
所生曾書其名遵
皇考之例貯於正大光明匾上不意其早年無祿不能
承受曾同大臣等啓緘閱看贈為端慧皇太子此中外
所共知者嗣於癸巳年冬至
南郊大祀敬以所定嗣位皇子之名禱於
上帝並默禱所定嗣位皇子倘不克負荷請降之罰俾

臣得另簡元良以為宗祏延遠無疆之福又於盛京恭

謁

祖陵時敬告

太祖

太宗在天之鑒是朕雖不明立儲嗣而於宗祏大計實早為籌定特不效前代之務虛文而貽後患耳夫建儲一事三代以後建立嫡嗣舊制相沿具載史冊若以此等歴代踵行名正言順之事為非則朕亦非讀書稽古

之人矣設名分未定或致如前史夜半宮中出片紙之語其弊更不可言方今紀綱肅清宮府一體歷代權奸婦寺諸秕政絶無其事斷不致因儲位未早宣示致滋他慮我子孫果能效法

祖宗及朕之敬

天勤民勑幾親政即不明詔立儲實可萬年無弊然此言即朕自問亦不敢自以為是千萬世後必有以為非者且令其平心觀我

祖宗及朕所行與國家之得實益政治之享太平與否可耳朕誕膺大寶今六十年矣迴念踐阼時默禱上帝之語并追憶朕年五旬後曾於聖母皇太后前奏及歸政之事彼時蒙聖母諄諭以朕躬膺付託之重天下臣民所繫望即至六十年亦不當傳位自逸次晨朕即以聖母所諭默奏上帝若能常奉

慈寧壽躋頤慶朕亦何敢復執前願乃自丁酉年以来
所願既虚於是仍冀得符初志兹
天恩申錫竟獲週甲紀元壽躋八旬開五精神康健不
至倦勤天下臣民以及蒙古王公外藩屬國賓皆不願
朕即歸政但
天聽惟聰朕志先定難以勉順羣情兹以十月朔日頒
朔用是諏吉於九月初三吉日御門理事名皇子皇孫
王公大臣等將癸巳年所定密緘嗣位皇子之名公同

閱看立皇十五子嘉親王　為皇太子用昭付託定
制孟冬朔頒發時憲書其以明年丙辰為嗣皇帝嘉慶
元年俟朕長至齋戒後皇太子即移居毓慶宮以定儲
位皇太子生母令懿皇貴妃著贈為孝儀皇后升祔
奉先殿列於孝賢皇后之次其應行典禮該衙門查照
定例具奏皇太子名上一字改書顒字其餘兄弟及近
支宗室一輩以及內外章疏皆書本字之永不宜更改
其皇子王公臣下之名清書缺寫一點以示音同字異

而便臨文至朕仰承
昊眷康強逢吉一日不至倦勤即一日不敢懈弛歸政
後凡遇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豈能置之不問
仍當躬親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訓諭將來知所秉承
不致錯失豈非國家之大慶至
郊壇
宗
社諸祀朕年當望九於登降拜跪儀節恐精力稍有未

充不足以將誠敬自應嗣皇帝親詣行禮部院衙門並
各省具題章疏及引見文武官員尋常事件俱應嗣皇
帝一同披閱效朕所為以副天下臣民之望所有冊立
皇太子典禮一切虛文俱不必舉行其明年歸政一切
典禮儀文著軍機大臣會同各該衙門敬謹條議以聞
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訓
命歸政後諸皇子孫曾元輩仍在尚書房讀書及

應用冠服訓

我國家重熙累洽
列聖相承敬
天愛民海内昇平梯航向化朕春秋二十有五御極踐
阼初即拈香叩祈
天恩設能如
聖祖仁皇帝之享祚綿長仰邀
昊眷克繩

祖武壽祚延洪享國六十年即當歸政不敢更冀有所
過算今荷
天恩篤佑八旬開五康彊逢吉五代同堂撫御寰區幸
周甲子明歲丙辰即屆歸政之期大廷授受景運增隆
實為史冊罕覯惟念諸皇子皇孫以及曾元於子皇帝
嗣位以後一切章服儀制例有一定等差不可僭越但
朕為太上皇帝而皇子皇孫不能照諸皇子皇孫之例
遂與宗室等倫於親親之誼似有未協著於明年歸政

後所有諸皇子皇孫以及曾孫元孫仍在尚書房讀書應用冠服轎轡等項俱著仍照現在之例不必更改朕年登九秩即可得六世来孫亦當視元孫一例豈不更為千古未有之吉祥盛事我子子孫孫纘膺統緒倘亦能如朕之享國綿長舉行歸政典禮為太上皇者其皇子皇孫等亦如今日朕加恩曾元輩之服物禮秩照此永以為法光昭奕禩衍慶徵祥實我大清億萬斯年之福若無太上皇之稱則當照國家宗室舊例不可僭越

有斋成憲用是特須訓諭交尚書房敬謹存記俾我世世子孫知所稟承以示惇睦而昭法守

申示皇太子及内外王公大臣等弗允請緩歸政

訓

皇太子及王貝勒貝子公暨内外文武大臣蒙古王公等各具摺籲請俯順羣情俟朕壽躋期頤再舉行歸政典禮朕逐加披閱見其情詞懇款實皆出於至誠敬念

維

天維
祖宗所以付託在予者至重且鉅臨御以來仰荷
眷佑海宇乂安康彊逢吉勤求治理惟日孜孜朕亦何
敢稍存自暇自逸之念惟是朕紹承大統踐阼之初即
焚香默禱
上天若蒙
昊蒼垂佑得在位六十年即當傳位嗣子不敢上同
皇祖紀元六十以次增載之數且實未計及歸政之年

朕壽當八旬有六也迨五旬後甫經念及歲月舒長倍
深兢業初不敢以此自必茲幸
天恩申錫竟獲週甲紀元壽躋八旬開五始願克償此
皆仰荷
上天篤祐
烈祖貽庥躬舉授受上儀實為曠古所未有用是特降
詔諭冊立皇太子於丙辰年改元歸政令皇太子及宗
室蒙古王公內外大臣以朕八旬衍慶以來精神純固

仍請躬攬庶政皇太子及臣工等日侍禁廷渥承恩眷
臚誠籲懇愛戴依戀朕未嘗不深鑒其誠悃即天下臣
民外藩屬國飲和食德久沐涵濡實皆不願朕即歸政
但朕齋心默禱之意精誠孚格久荷
昊慈垂鑒歷數十年如一日今若因羣情依戀勉遂所
請則朕初心焚香告
天之語轉為不誠是實難以聽許毋庸再行瀆請況朕
仰承

天眷純固有常一日不致倦勤即一日不敢懈弛歸政後凡遇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豈能置之不問仍當勅幾體健躬親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訓諭可以知所秉承不致錯失而大小臣工恪恭盡職亦可謹凛遵循迨朕壽臻頤慶之後優游無為豈不更為亘古未有之盛事將来嗣皇帝紹膺大統若能如朕之敬天愛民勵精圖治景祚綿長上躋耆壽亦如朕之舉行歸政明彰典禮大廷授受尤為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

麻此則朕所至願也

御製文三集卷六

御製文三集卷七

記

重葺盧溝橋記

文有視若同而義則殊者不可不覈其義而辨之也余既覈歸順歸降之殊於土爾扈特之記辨之矣若今盧溝橋之重修重葺之異亦有不可不覈其義而辨之者蓋今之盧溝橋實重葺非重脩也夫脩者傾圮已甚自

其基以造於極莫不整飾之厥費大至於葺則不過補偏苴弊而已厥費小夫盧溝橋體大矣未脩之年亦久矣而謂之葺補費小者何則實有故盖盧溝橋建於金明昌年間自元迄明以至國朝盖幾經葺之矣自雍正十年逮今又將六十年帝京都會往来車馬雜遝石面不能不弊壞行旅以為艱而橋之洞門間聞有鼓裂所謂綱兜者謂下垂也司事之人有欲拆其洞門而改築者以為非此不能堅固爰命先拆去石面以觀其洞門之

堅固與否既拆石面則洞門之形畢露石工鱗砌錮以鐵釘堅固莫比雖欲拆而改築實不易拆且既拆亦必不能如其舊之堅固也因祇令重葺新石面復舊觀而橋之東西兩陲接平地者命取坡就長以便重車之行不致陡然顛仆以搖震洞門之石工而已朕因是思之渾流巨浪勢不可當是橋經數百年而不動非古人用意精而建基固則此橋必不能至今存然非拆其表而觀其裏亦不能知古人措意之精用工之細如是其亟

也夫以屹如石壁之工折而重築既費人力又毀成功何如仍舊貫乎則知自前明以及我朝皆重葺橋面而已非重脩橋身也即康熙戊申所稱水囓橋之東北而圮者亦謂橋東北陲之石隄而已非橋身也以是推之則知歷來之葺或石面或橋陲之隄胥非其本身洞門可知矣夫金時鉅工至今屹立而人不知或且司工之人張大其事圖有所侵冒於其間焉則吾之此記不得不揚其舊過去之善而防其新將來之弊是為記以詳

論之

顔真卿祭姪文藁記

內府所收顔真卿真蹟凡四入石渠寶笈者一（真卿書建中三年朱巨川告身）待續入者三（真卿自書告身卷又書建中元年朱巨川告身卷又裴將軍詩卷）別有一爭坐位帖似屬贋鼎列之石渠次等不以為珍也茲乃得其祭姪季明文藁真蹟披閱一再嘆其一家捨身盡節而為其君者如不知也又嘆其經千年滄桑之變而故紙宛存誠有所謂神物呵護者也昔張旭觀

公孫大娘之舞而悟書法得端莊流麗之妙若自書告身帖及朱巨川告身帖所為端莊者也若裴將軍詩帖所為流麗者也合端莊流麗為一而更出以無心其在此祭姪文藁乎此卷之顯晦流傳王項齡徐乾學論之詳矣茲不複贅獨是二人者皆本朝世家亦嘗叮嚀其子弟善守希珍矣今其子弟不能守而鬻之鹽商權鹽者從而貫之以登之內府撫卷三嘆知忠烈之可以永存而聲華之末必恒保更思時有忠烈之臣則其世必

多喪亂之事是可畏之甚也且此數卷獨非宣和書譜中所有之真蹟乎其輾轉流落民間又將六百餘歲矣然則弃此卷於禁中胥足以為殷鑒之警是不可不記

避暑山莊五福五代堂記

五福五代堂之扁既額於寧壽宮之景福宮兹復額於避暑山莊者何故敬維本朝家法於凡內殿理事處御書之扁莫不歷代撫勒以誌繼繩殷志故正大光明

自

世祖至今四世勤政殿自

聖祖至今三世摹額諸楹是訓是行章章可考自世祖書正大光明四字懸於乾清宮嗣是　聖祖書之觀德殿　世宗書之圓明園予又書之避暑山莊勤政殿凡三在瀛臺者　聖祖所書在圓明園者　世宗所書予於香山靜宜園及玆避暑山莊亦書之予因是而繹思之正大光明脩身正心之要勤政則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內外交勗本末相資觸於目而儆於心敢不以是為棘乎若夫五福五代之堂則自予始予蒙

祖考之佑
昊天之眷古希有七曽元繞膝是宜題堂以𦁵其事而
勵其欽然五福之名實亦
皇祖昔年所賜
皇考之堂名也　皇祖御書五福堂扁額賜我
皇考敬謹摹勒懸之雍和宫
及圓明園乾隆丙申予葺寧壽宫内之景福宫以待歸
政後居之因為五福頌書之屏間至甲辰予得元孫五
代同堂為古今希有之瑞因即景
福宫增書五福五代堂之額誌慶五福之義見於景福
宫之記訖不複綴兹特舉

歷世所為正大光明勤政之書以申寓脩身正心治國平天下之訓盖守此訓然後可以保五福是則相需殷而相得彰我子孫曾元敬承

天貺世世書此必思

祖宗垂訓之意慄慄危懼永保

天命可不亹亹乎因用此例書五福五代堂之扁以額於避暑山莊勤政殿之後殿盖此山莊即予十二歲時受

皇祖教養深恩之處也今得五代同堂

神御咫尺有不愉悅而慶幸者乎則予所以慕
含飴而懼隕越又豈言辭所能宣述者哉設予子孫不
負
祖宗垂訓惟日孜孜正心脩身治國平天下或邀
天錫亦得若予五代同堂而重書五福五代堂之扁以
額各處又予所永望而不敢必者也是為記

四知書屋記

楊震四知千古以為名言而予以為書屋之名者非龍

其迹也彼其郤王寮之賄廉則廉矣然而小哉為人君者亦無其事予之所謂四知者蓋引孔子繫辭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之義內以正心外以勑政而更慎於用兵之際朱子疏此以為釋豫六二爻義且文王繫卦即曰利建侯行師周公繫六二之爻則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是三聖人之意胥示以明慎用兵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義可不審乎予昔著遲速之論雖約略言之而未闡三聖人之訓行師貴知幾親切著明若是也蓋微柔

陰也彰剛陽也陽動而陰靜動無不由靜彰無不由微

剛無不由柔然而柔能制剛微能揜彰靜能勝動此又

聖人扶陽抑陰之本義正心敕政以及用兵者不可不

深知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宜何如其凜凜哉因

思避暑山莊正殿後室

皇祖題之為依清曠於楣間者實理事召見羣臣之所

去歲籌畫臺灣諸務日或三四覲軍機大臣於此茲幸

賴

天佑彰國威定海澨實因先事知幾得以有成不可不識其事且

御筆祇題屋內楣間其外檐實無額名因即以四知書屋之名額之檐間更思依清曠似寄情山水之意無涉熙政詰戎之為而予則亦有說焉夫水澄然而清故明山廓然而曠故公公與明非熙政詰戎之本乎由知幾而推為四知又豈外清與明曠與公乎是則

奎文三字非示萬世以熙政詰戎之大法乎則予題四

知於書室之檐不亦宜乎

戡定安南復封黎維祁為國王功成班師之記

安南内訌始末及命師為之復國重封之故已見聯句之詩之序兹不贅記記功成班師事宜曰

安南雖南瀛小邦耶然亦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且奉本朝正朔稱外藩者百餘年其邦遭亂興滅繼絶禮亦宜之是蓋奉

天道也然彼邦之遭亂豈無所由且其據黎城而擅號

名者原非一姓也安南自宋封丁部領為王其後黎桓李公蘊陳煚黎季犛黎利莫登庸黎維潭遞相篡奪六百八十餘年國非一姓則自古至今主中華而稱正統者率可知矣雖乘除有命而興亡在人順

天者昌逆

天者亡吁是不大可畏乎黎城既復嗣孫重封其陷於阮之土地以次傳檄而定孫士毅出關由諒山一路進兵直克黎城復封黎維祁為國王阮惠等已逃回廣南舊巢所有安南境土除大兵攻克之太原處北宣光興化外其餘如海陽山南山西安廣各道俱經傳檄收復現在阮惠等所居之廣南原為占城國地並非黎氏境土二阮窮蹙竄

歸廣南去黎城又二千餘里是役也官軍裹糧以進設臺站以運不資安南一艸一木而安南荒亂之餘亦不能供軍儲也官軍纔萬餘而臺站運糧之夫將用至十餘萬則勞內地矣因護外小邦為之掃穴執醜而勞內地是大不可也且既已為之興滅繼絕則彼之竄寇應付彼平之夫以國家之力抵廣南執二醜亦優為之但權其輕重知止不殆佳兵不祥且安南亦一小邦也黎氏近代以来鮮有能為自強之君或者

天將厭其德乎夫

天厭其德之邦而予助之則予豈敢出師以定亂班師以知退或者不違

天道而有合於王者之師乎是為記

書安南始末事記

春日齋居敬觀

皇祖御書心經張照等跋録

御製戒之在得之諭憬然有悟因憶安南始末事為之

記曰我

皇祖戒之在得之訓孫臣固建堂於避暑山莊其義其事已見之前後之記矣昨歲夏居山莊因有緬甸歸順之事不無為之喜無何而有孫士毅復黎城封黎王之奏則又不無為之喜夫喜者懼之對也懼則若有所失喜則無所更慮若有所失心不敢放無所更慮心或放乎緬甸歸順無過宴賚山莊事則已矣安南之事雖云復其城封其王而其兇首未擒弗屑費中國之力為藩

國掃蕩擒渠因降旨班師使孫士毅速遵旨班師即逆兇復擾黎城則固外藩之事變亂無常亦不屑每問之乃孫士毅駐彼逾月以待或有所擒獻而又未曾謹設防以致逆兇席捲而来我師倉卒與戰遂有所失而提鎮三臣同以致命幸而孫士毅全師以歸尚不致有傷國體然而赫濯威重實不無少損馬夫興滅繼絕弗利其土地臣民此非欲得也然而得其名與得其實同之安南之事予果無得名之意乎喜而忘懼謂之能戒可

乎故予不咎孫士毅之貪功久駐失防致損威重而自咎予之未能體
皇祖訓戒之在茲書以誌過抑亦慎守此志於永久弗替云爾

再書安南始末事記

今春書安南始末事記者不在悉自昔安南事之成敗而在識予畫安南事之喜懼大端已見前弗贅茲因孫士毅陛見熱河而此事亦去歲駐茲所經理也故誌其

詳而書之

蓋黎維祁之庸闇孫士毅之失算以致阮惠復據安南向固言之詳矣黎城初復使黎維祁果奮發有為自能力敵阮惠使孫士毅早遵旨班師或預為設備亦不致阮惠率數萬衆忽至黎城而據之事然固有相因而至者詳見向所作書安南始末事記使孫士毅即早遵旨班師而阮惠亦必復來是不過無傷我官軍之事耳但甫經興滅繼絶之藩國視其仍滅絶而弗救可乎則是師猶無了期也茲黎氏實因天厭其德而自喪其國而阮惠以獲罪王朝震慄悔過

求降並請詣闕乞封阮惠復據黎城自知罪過重大再三於孫士毅處悔罪乞降孫士毅不為轉奏亦屬得體及福康安到彼阮惠知易威望重臣事必問罪益加震悚送還留滯之兵籲求來歲詣闕恭祝八旬萬壽因以乞封並先遣其姪阮光顯於今歲萬壽前來山莊乞加恩宥權其輕重既於國威無損且於事機有合不為已甚予宿志也蓋黎氏既為天所厭而中朝與其再興兵役何若允其請封以成此息師安衆之美然此皆上蒼眷佑予躬不期而臻此大順耳斯則不勞師而寧衆與封黎氏無異若夫一提二鎮捐軀行陣國家酬庸自有恒典朕且責其於安南立廟崇祀亦足以表國家有勇烈之臣而自古死綏者或鮮其匹矣壯士臨陣非死即

傷領兵之臣所弗諱也若孫士毅則總督而為帥臣也設亦如三武臣所為則所繫國家威重者其事體大將不可止所嘉者許世亨左右其間必令督臣全師而歸孫士毅當阮惠復來時帶兵身衝行陣聞許世亨力為勸阻且使武臣控騎遄行必令督臣全師入關無損國家威重世亨原捐軀異域實屬深識大體賢臣以此倍加嘉憫孫士毅原不欲生還既而納許世亨之正論寧全師振旅歸關請罪是皆以國為重予嘉憫不已不啻不以為非而且以為是也夫予臨御五十四載經大事屢矣每以危而復安視若失而

乃得即予自問亦不知何以臻此所謂非人力也

天也

天之眷予者獨厚不恐言報惟恐弗勝即此納降安南一事恐後人未識輕重久長之至計故復敘而書之

御製文三集卷七

御製文三集卷八

記

八徵耄念之寶記

予年七十時用杜甫句鐫古稀天子之寶而即繼之曰猶日孜孜不敢怠於政也蒙天眷佑幸無大隕越於兹又浹旬矣思有所以副八旬開袠之慶鐫為璽以殿諸御筆葢莫若洪範八徵之念

且予夙立願八十有五滿乾隆六十年之數即當歸政今雖八十逮歸政之歲尚有六年一日未息肩萬民恒在懷庶徵之八可不念乎念庶徵即所以念萬民曲禮八十曰耄老而智衰之謂茲逮八十幸賴天佑身體康强一日萬幾未形智衰不可不自勉也如至果不能自勉則亦不敢曠職以待六年之期何則壇廟之祀不可不躬親雨暘之時不可不常驗中外之政

不可不日勤民物之養不可不心存苟失其一叢脞隨之則吾豈敢是則耄而敬念庶徵仍古稀猶日孜孜之意也亦五福五代堂之說所謂皇極斂錫之志也亦即近讀洪範著論所謂六極中不能去其三曰憂之義也夫漢唐以來古稀天子纔得六六之中至八旬者纔得三而三帝之中惟元世祖可稱賢其二則予所鄙也三代下諸帝登七十者僅六見予向所為古稀說而六帝之中惟梁武帝宋高宗元世祖年登八十梁武帝自貽傾覆宋高宗忘恥偷安皆所素鄙惟元世祖乃創業大有為之君然踐阼非早建號僅三十五年傳孫成宗其諸

王世系元史雖無表可稽但計其世次訖順帝不過四傳亦不能如今五世同堂之盛是則予之仰荷天眷至為深厚不特云稀且自古所未有如是而不祇承鴻貺愛養黎元則予曷敢抑亦有所不忍也即

元世祖亦未如予之五代同堂是予沐

昊乾鴻貺為獨深而予之所寅承

錫羡當何如亦曰體

天愛民誠心勤政與洪範五之斂錫八之念徵九之三

憂孜孜惕惕日進无疆云爾予之子孫能心予之心政

予之政惕予之惕憂予之憂或得仰邀

天眷有年至七旬八旬者繼用此寶則又我大清國億萬斯年无疆之休所不敢必而深願者也是為記

嘉靖玉印記

内府舊藏玉印一刻為一𤰞文因非所識問之内廷翰臣知古篆者皆稱不能曉更命西竺唐古特回部及西洋人識之亦皆不知因思道家通符籙者或解其義問之法官劉元斌周元定則稱是其道家心印用於醮籙上章等事上之一畫為心字乃通用者其下則各從其

欲為之彼此不通知亦不能曉如劉元斌之一蜚上文為心下文則五岳朝天也周元定之一[illegible]上文為心下文則一朵紅雲也彼二人向亦弗相知則古玉印亦惟識其上文一之為心而下文實不知其為何義也此印既刻以玉而其紐復用蹲龍非道家方士所敢用者知為嘉靖好道乃其脩醮飛章之所用耳夫天子宸章擇言鐫璽以示自警正也如皇祖之戒之在得皇考之朝乾夕惕朕之循日孜孜莫非寓戒慎之意即偶寓意別裁然近玩物不足為訓若趙宋

之君皆有御押已屬不正何至嘉靖效道家心印之為是較秦皇漢武葢可鄙矣故記之

墨雲室記

畢沅進古墨一方長盈尺博二寸厚十分寸之二匣刻晁氏記以為僧法一所藏南唐李廷珪之物夫既為物矣玩物喪志一言皆可以概之而有不然者葢古之物樸於今今之物華於古尚樸屏華孰謂蹈喪厥德之失而況文房之器繼往昭来潄六藝之芳潤視其珍他玩

者為有間矣墨之形之膚之款之價晁氏言之詳矣茲弗贅獨其體刻為雲而晁則未言及之夫雲能致雨墨生筆花發為文其與春膏之澤被萬物何以異哉予搆築養性殿於寧壽宫以為倦勤後寢興之所其義已見向年之什而其清温室宇一如養心殿之式養心殿西暖閣之温室昔名之曰三希堂未可移之養性殿而名之也茲適得此古墨即可以墨雲名此室蓋三希為内聖外王之依仁正符養心墨雲為含英咀華之游藝適

合養性爰紀其實如右並為之圖命諸臣各以已意和之不必拘體賡韻亦西清一段佳話也

正陽橋疏渠記

正陽門外之石衢抵正陽橋橋之左右市鄽櫛比允帝王都會萬方輻輳之基也橋之南為天橋其南石衢直達永定門則荅陽黄道蕩蕩平平會極歸極之宗也衢之左為

圜丘

祈年殿之西外圍垣右為
太歲壇
先農壇之東外圍垣各有石衢二横接圍垣之南北門
為諳
壇輦路盖地勢東髙而西低故石衢之西恒積水而東
之沙土常因西北風吹壅西垣之半每詣齋宫怵弗愜
觀今年
上辛祭畢爰命司工於天橋南石衢之左右自北而南

各疏渠三第一渠長各一百六十餘丈寬北各三十餘丈南各二十丈第二渠長各一百三十丈寬各二十丈第三渠長各五十五丈寬各二十丈深各三尺其四達壇之横衢命各闢土道寬二丈以為往来車路並各去其向禁人行之木柵東西諸壇之横衢四舊設木柵以禁行人往来盖地近壇垣理宜嚴肅而重車皆由正石衢以行易致石弊今石衢左右既開廣渠且各留土路是四横衢之南北皆有界限木柵亦可以不設矣疏渠之土即簣為渠岸之山遍植以樹兼培行車之土路於是渠有水而山有林且以禦風沙弗致

堙
壇垣一舉而無不便向來南城井多苦水兹胥得飲渠之清水為利亦溥而都人士之遊涉者咸謂京城南惬觀瞻增佳景然予之意原不在此也潔壇垣而欽毖祀培九軌而萃萬方協坎離以亨既濟都城南為離位今開濬水渠六坎為水卦是為水火既濟之象亨之道也奠經涂以鞏皇圖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故不待考工之請而為之記亦合向之知過論所謂不可已者仍斟酌為之之義值此耄齡

復得藏一大工作孰莫非

昊蒼鴻貺欽承開國家萬年有道之長也哉

十全記

昨准廓爾喀歸降命凱旋班師詩有十全大武揚之句蓋引而未發兹特敘而記之

夫記者志也虞書朕志先定乃在心周禮春官掌邦國之志乃在事旅獒志以道寧則兼心與事而言之然總不出夫道得其道乃能合於

天以冀承乎

貺則予之十全武功庶幾有契於斯而可志以記之乎十功者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臺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為十其內地之三叛幺麽弗屑數也平準噶爾者二乙亥年以達瓦齊篡奪諸部瓦解朕因其部落接踵內屬乘機致討以成前志未半載逆俘達瓦齊不意阿睦爾撒納潛逃欲占伊犁於是復命進勦逆賊竄入俄羅斯以患痘身斃俄羅斯傳送其屍伊犁遂平定回部者一當大兵西伐時逆徊小和卓木背恩反覆因命兆惠等統兵追勦傳擒拔達克山縛獻於是其弟兄大小和卓木一擒一斃掃金

川者二先是金川娑羅奔搆釁鄰番戊辰歲命傅恒厚
集川諸路官兵將搗其中堅而逆酋稽首請降至壬辰而
金川聯結作亂命阿桂統師進勦至丙申遂平其全境
靖臺灣者一丁未逆民林爽文莊大田創立天地會名
目煽誘匪徒謀為不軌命福康安海蘭察等統兵過海
將二逆悉行擒獲就誅降緬甸者一因緬匪侵擾邊境
命傅恒為經略前往屢破賊壘而彼即詣營請降因而
罷師至戊申其國長孟隕奉表入貢乞恕前罪遂允其
請降安南者一初黎維祁為阮光平所侵命孫士毅統
兵為之克復黎城復封黎維祁為王乃阮光平再至而
黎維祁即棄國奔內地吏命福康安前往勦除而阮光
平備陳情事再四籲懇乞降並請於庚戌年親來瞻覲
祝釐朕既先有 天厭黎氏之語而安南又無人可
付亦即允其歸降凡此八次用兵皆非得已而俱荷
天佑成功今并此廓爾喀兩次降順蓋已十藏大功
我武既揚實屬厚幸至於誅王倫翦蘇四十三滅田五

弗鄰其事茲故不列於武功云三事則係內地亂民旋即討平

前己酉廓爾喀之降盖因彼擾藏邊界發偏師以問罪而所遣鄂輝等未宣我武巴忠乃遷就完事致彼弗懼而去歲復來以致大掠後藏飽欲而歸使長此以往彼將占藏地嚇衆番全蜀無寧歲矣

戊申歲廓爾喀滋事之始命鄂輝成德統率勁旅往勦彼時因巴忠素曉唐古特語令往會同籌辦詎意巴忠諸事擅專竟與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私同沙瑪爾巴定議每歲令藏中許給廓爾喀元寶三百箇退還侵地並立大小合同二紙鄂輝成德為其所愚隨同附和未曾示以兵威是以廓爾喀去歲復敢侵擾既將丹津班珠爾等裹去為質並搶掠扎什倫布廟財物披猖已極不得不命將興師聲罪致討且廓

爾喀年来侵佔附近部落兼并巴勒布三部與後藏之
聶拉木濟嚨宗喀等處毗連不大加懲創必至搶佔前
後藏地蜀中打箭鑪
一帶將無寧歲矣是以罪庸臣選名將勵衆軍籌儲
餉去秋於木蘭圍場中聞廓爾喀復来侵擾之信朕謂
不過與唐古特因錢債啓釁初未有發兵之意而巳
忠一聞此事旋即自戕始疑此事必有弊端諭令鄂輝
查奏始知有許銀贖地之事駐藏大臣俘習渾當廓爾
喀搶掠之時既不帶兵勦殺又欲將班禪額爾德尼及
達賴喇嘛移駐泰寧等處幸而達賴喇嘛未從其言是
竟欲委棄藏地本應即行正法念其父那木札爾曾經
陣亡從寬令於藏地枷責雅滿泰同係駐藏大臣俘習
渾之奏竟與聯銜因令一併枷責以示嚴懲旋念事關
重大福康安謀勇素著足堪倚任因命同海蘭察等率
領巴圖魯侍衛章京及索倫屯練兵丁前往大張撻伐
福康安自擦木進兵之後連次克捷隨時褒賞軍糧軍

械尤為緊要去冬即命孫士毅馳往籌辦今春更命和琳馳抵藏中辦理其濟嚨以外令惠齡往來專司趲運數月以來宵旰籌謀實未嘗一刻置懷也福康安等深感朕恩弗辭勞苦於去歲冬月即率索倫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寧冒雪而進今歲五月遂臨賊境收復藏邊攻克賊疆履線險如平地渡溜要若蹄涔繞上襲下埋根批吭手足胼胝有所弗恤七戰七勝賊人喪膽福康安等到藏於今歲閏四月廿七日自第哩浪古帶兵起程五月初六日至擦木地方即乘陰雨連夜發兵分隊進討海蘭察等由正路直攻賊寨福康安督率官兵攻克碉座賊人即已驚怖初八日行抵瑪噶爾轄爾甲地方峭壁深林內藏賊匪三百餘名官

兵擊殺數十名福康安又派兵埋伏半山故留一路誘
賊上山及山半帶兵橫衝賊衆奔竄直追至邦杏地方
沿途勦殺無算初九日直抵濟嚨官寨分遣兵丁攻撲
使賊人處處受敵不能相顧初十日丑刻同時並進搶
上東南山梁攻克喇嘛寺屯聚賊匪又將石砌碉座立
時焚燬官兵等冒雨攻圍殲戮賊衆殆盡亥刻遂攻破
官寨藏地全復十五日至熱索橋過此即屬賊境福康
安等一面遣兵由上游我緑山下紮筏徑渡直撲賊卡
而正路官兵乘勝搭橋一時並濟將士無不人人奮勇
痛加勦殺十七日復行前進深入賊境一百六七十里
地名協布嚕該處當路有橫河一道水深溜急而橋座
賊已拆毀福康安等於二十三日帶兵繞至橫河上游
借接枯樹搭橋賊匪鎗聲不絕因於日暮大雨時佯令
各兵徹退至夜半賊匪回寨趕緊接縛大木過河分為
三路於二十四日黎明併力壓下盡行焚燬賊寨痛殲
賊衆二十四日攻克協布嚕後自噶多正路至足木古

拉巴載山梁山下有横河一道對面大山即係東覺福
康安與海蘭察分為兩路福康安探得上游噶多普山
上樹木茂密可以藏身因繞行於六月初六日下至山
麓覓水渡河官兵奮勇勦殺將近河碉卡木城盡行奪
據而海蘭察亦連日潛伏冒雨步行初六日黎明徑登
博爾東拉山巔繞至賊卡之上將木城石卡全行拆毀
旋與福康安會合一處併力追勦於初九日至雍鴉地
方因官兵等冒險登陟辛勤已甚暫令休息而賊酋遣
人乞降經福康安嚴行駁飭惟是該處大山層疊而堆
補木與甲爾古拉兩山之間又有横河一道福康安等
將官兵分為數隊左一路由横河上游繞道進攻右一
路由帕朗古攻橋進撲甲爾古拉賊匪排鎗連環不斷
我兵乘勢競進奪據橋座勦殺更倍於前計自擦木邦
杳濟嚨熱索橋協布魯東覺帕朗古前後凡七戰皆獲
全勝共殺賊目二十餘名賊匪三四千名生擒二百餘
名雖山徑險仄河溜湍急福康安等鼓勇直前如履平

地如渡蹄涔賊勢甚為窮蹙前已屢遣頭人詣營納款至此次益加震讋哀懇乞降無不惟命是從矣

及兵臨陽布賊遂屢遣頭人匍匐乞降將軍所檄事件無不謹從而獨不敢身詣軍營蓋彼去歲曾誘藏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前去故不敢出也

賊人經官兵屢戰屢勝之後其力實不能支畢辭乞命心膽俱落凡福康安等檄諭之事無不一一遵奉先將裹去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送出繼又將上冬搶去扎什倫布廟之金銀器皿悉數繳還並沙瑪爾巴骨殖及前私立合同二張亦俱呈出不敢再提唐古特錢債一事且言從前為沙瑪爾巴所唆實已悔之無及惟乞大皇帝憐憫全部生靈網開一面其畏懼情形似屬真誠其賊酋拉特納巴都爾與其叔巴都爾薩野不敢覲自來營自謂從前誘裹噶布倫等一

事罪惡已極懼干擒戮故不敢出此亦真情無怪其然也

我武既揚必期掃穴犁庭不遺一介亦非體

上天好生之意即使盡得其地而西藏邊外又數千里之遥所謂不可耕而守者亦將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師以藏斯事昔唐太宗策頡利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廓爾喀非頡利之比番邊殊長安之近彼且乞命籲

恩准之不暇又安敢言和乎然今日之宣兵威使賊固

意求降歸順實與唐太宗之論有所符合昔予記土爾

扈特之事於歸降歸順已悉言之若今廓爾喀之謝罪乞命歸降歸順盖並有焉以其悔過誠而獻地切也向著土爾扈特歸順記云始逆命而終俛服謂之歸降弗加征而自臣屬謂之歸順言土爾扈特之投誠乃歸順非歸降也若今之廓爾喀畏威悔罪雖屬歸降然其悔罪之意極為真摯並請定期五年一貢永遵約束又將邊外扎木地方獻歸西藏是則誠心嚮化不但歸降而且歸順矣迺知守中國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棄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進知退易有明言予實服膺弗敢忘而每於用武之際更切深思定於

志以合乎道辛丙五十七年之間十全武功豈非
天貺然
天貺逾深予懼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難承兢兢惶惶以
俟
天眷為歸政全人夫復何言

御製文三集卷九

序

開國方略序

粵昔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斯誠大聖人昭德垂裕萬世之訓而非漫為謙辭也盖世之治亂猶日月之盈晦四時之周序治極必亂亂極亦必返治此守器者所宜保泰而嬗代循環所由

有開剏也湯之後為武王其於處桀紂則武已不如湯矣三代以下武之不如其餘又何足屈指數故以開剏論之實不如有元之與我大清也夫中國之嬗代莫非其祖宗本其君之臣子也有元興於北漠我大清興於東海與中國無涉雖曾受明之官號耶究不過羈縻名繫而已非如亭長寺僧之本其臣子也況乎戴不共之讐乘自壞之勢我朝始基居長白山北之俄朶里城國號滿洲越數世至肇祖居赫圖阿拉在俄朶里城西一千五百餘里地當明境邊徼之外本非屬國傳至景祖顯祖為尼堪外蘭

構釁於明貽害二祖我太祖以不共戴天之讐又乘明季紀綱廢壞閹宦弄權之勢乃奮志復仇於天命三年以七大恨告天遂親統師征明撫順招降守將擊敗全軍嗣於薩爾滸破明四路兵二十萬衆神武布昭克定遼瀋我國家億萬載之丕基遂肇於此至我太宗雖亦躬擐甲冑臨陣決戰然既得盛京規模已定太祖斯稍易矣較之撫定中原建基立極以武王于湯有光擬之則實於漢明有光而唐宋在所弗論矣故茲開國方畧之著不重於繼明定中原而重於自俄朶里以至赫圖阿拉因十三甲箄路藍縷得盛京而定王業若夫興王之始長白朱果蓋猶簡狄元鳥姜嫄

履跡

天生

聖人治四海必有祥符與衆不同而更在於

聖人之奮智勇受艱辛有以冠人世荅

天命夫豈易哉予小子受

祖宗之業每於讀

實録觀我

太祖開國之始躬干戈冒鋒刃有不忍觀不忍言而落

淚者繼思不忍觀不忍言之心為姑息之仁其罪小觀

至此而不念

祖宗之艱難不勤思政治以祈

天永命慎守神器其罪大故令諸臣直書其事以示後

世即明臣之紀本朝事蹟如黄道周之博物典彙之類

不妨節取以示證信實然予此為非啻自勵而已也欲

我萬世子孫皆如予之觀此書之志其弗動心落淚深

思永念以敬

天命守
祖基兢兢業業懼循環治亂之幾則亦非予之子孫而已矣此開國方畧之書所以作也嗚呼可不敬哉可不慎哉

補詠安南戰圖六律序

詢孫士毅安南戰事縷晰以陳因命畫院各為之圖補詠近體而序之曰

安南戰圖非如伊犁回部金川臺灣之始以戰而終以

成功也非以戰成功則可弗圖而圖之者實緣我將帥之臣軍旅之士涉遠冒險攻堅破銳更有抱忠捐軀者不為之圖以紀其績則予何忍且阮惠之悔罪乞降原因有征斯亦未嘗非始終一事耳夫有征無戰尚矣戰而有成功次之（予自定伊犁平回部勦金川以至近日戡定臺灣之役皆經指授機要戰無不克攻無不取以成此數大功蓋戡亂伐暴難言偃武則雖不能有征無戰而俱獲成功要皆天心佑順乃克臻此）成而復變又終於不戰而成功其事當較於戰而成功者為勝焉（阮惠復至黎城黎維祁仍棄其國可謂變出不意然予調福康安為兩廣總督

仍將集兵聲討迨阮惠再四籲懇又遣親姪阮光顯詣福康安處齎表求降福康安察其情形實出至誠然後據情入告予因思黎維祁不能立國既徵天心厭棄而中朝又不利其土地即使集兵聲討亦不過歸於降服而究未必即服其心則何如此之不戰而屈者發於中誠蔵功寧衆轉為大順之機是更足以見天心之佑予躬實為至厚耳是豈人力所謀乎

天也藐躬臨蒞五十四載受

天之祜不一而足而於安南之事復不戰而成功則予之所感激

鴻貺益深敬畏者當何如閒嘗論之使孫士毅收黎城

之後即能銳師至廣南獲阮惠乎又如孫士毅遵旨早班師雖無許世亨等三將之捐軀將未至我境而黎城復失其能不旋師以救之乎又如孫士毅亦同三武臣之捐軀沙場則士毅乃督戎重臣傷國體為大不得不興師問罪是誠佳兵無已時矣且許世亨委曲護令孫士毅振旅而還使已亦同歸則更有說乃仍捐軀疆場其知方有勇為常人所不能每一道及為之落淚嘉尚至孫士毅非不知朕之獎勵功臣賞延後世設亦捐軀

則其公爵必世襲罔替人誰不死且本欲衝鋒致命迨
聽許世亨之言以國事為重寧歸而受朕之罰而朕豈
肯不諒其心加以罰哉是二臣者其事不同而心則同
茲事機之會總戎振旅以歸三將令藩國立祠酬忠且
阮惠因有此過而畏罪求降不勞一旅以定海邦是皆
昊運旋轉默為呵護豈予一人思慮所能及哉自茲以
後益深敬勤靜待
天恩六年歸政夫何敢更生別念乎此補詠安南戰圖

之什所由作也

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

凡舉大事者必有其會與其時而總賴昭明

天貺以成其功武成九次無論矣即如四庫全書及以

國書譯漢藏經皆始於予六旬之後自癸巳年蒐輯海內遺書並於永樂大典內採集散篇命館臣依經史子集督繕四庫全書四分又佛經本出厄訥特克一譯而為唐古特之番再譯而為震旦之漢其蒙古經則康熙及乾隆年陸續譯成而未有國書之佛經先於三十七年亦命開館譯定茲二事卷帙浩繁俱非易於觀成者乃皆在予六旬後始命舉行初亦不覺其遲也既而悔之以

為舉事已晚恐難覩其成越十餘載四庫全書則早告
孜裝潢畢以貯之閣而所譯漢藏玆亦將告畢就此非
天恩垂佑俾予雖老而善成此二事乎近因閱石鼓文
惜其歲久漫漶所存不及半夫以國學興賢述古之為
使千萬年之後並此僅存者胥歸無何有之鄉有治世
之責者視之而弗救予且不成為讀書之人矣斯事體
大千古讀書人所不能任亦從無道及者予故不作不
文及此未至耄耋智昏爰蕆此事葢石鼓之為宣王時

作與夫宜置國學為萬世讀書者之津逮自以韓昌黎之見為正車攻吉日之章班班可考也後人議論紛出如董逌程大昌據左傳成有岐陽之蒐以為成王鼓鄭樵據殹丞二字見秦斤秦權以為秦鼓馬定國據後周書以為宇文鼓陸友仁據北史以為元魏鼓至楊慎之偽作全文為尤謬甚總不若韓愈之見為正蓋即本鼓之文取證小雅可信也若歐陽修集古錄云韋應物以為文王鼓宣王刻今應物石鼓歌具存明以為宣王何曾有文王之說近者尚誤況與論三代以上哉夫昌黎有其見而無其力且未思及存其詩則予較昌黎為勝矣茲用韋翰苑之例

乾隆九年重修翰林院落成親臨錫宴以張說東壁圖書府五律四十字為韻予賦東字及末音字二韻其餘飭諸臣各分一韻賦

詩

親定首章截其長以補後數章之短即用文中字並成末章自第二至第九命彭元瑞按餘字各補成章非因難以見巧實述古以傳今於是石鼓之文仍在十鼓井井有條而不紊矣舊鼓舊文為千古重器不可輕動但置木柵蔽其風雨以永萬世而新為十鼓以刻十章並列國學以公天下惠後儒則仍周宣之文也熱河文廟為歲歲惠遠詰武之地則亦命置之以詔來世庶乎宣王中興之烈不泯

宣聖牖世之道恒昭而予及耄耋之年尚得藏此崇文之舉孰非會之萃時之合深蒙
昊貺之所致哉希周家卜世之久𢍰皇清重道之規後世子孫尚慎念之是為序

清文繙譯全藏經序

為事在人成事在
天天而不佑事何能成人而不為
天何從佑然而為事又在循理為不循理之事

天弗佑也予所舉之大事多矣皆賴
昊乾默佑以底有成則予之所以感
貺奉行之忱固不能以言語形容而方寸自審實不知
其當何如也武功之事向屢言之若訂四庫全書及以
國語譯漢全藏經二事胥舉於癸巳年六旬之後既而
悔之恐難觀其成越十餘載而全書成兹未逮二十載
而所譯漢全藏經又畢蕆夫耳順古希已為人生所艱
致而況八旬哉兹以六旬後所剏為之典逮八旬而得

觀國語大藏之全成非
昊乾嘉庇其孰能與於斯而予之所以增惕欽承者更
不知其當何如矣至於以國語譯大藏恐人以為惑於
禍福之說則不可不明示其義夫以禍福趨避教人非
佛之第一義諦也第一義諦佛且本無而況於禍福乎
但衆生不可以第一義訓之故以因緣禍福引之由漸
入深而已然予之意仍並不在此蓋梵經一譯而為番
再譯而為漢三譯而為蒙古我皇清主中國百餘年彼

三方久屬臣僕而獨闕國語之大藏可乎以漢譯國語俾中外胥習國語即不解佛之第一義諦而皆知尊君親上去惡從善不亦可乎是則朕以國語譯大藏之本意在此不在彼也兹以耄耋觀蕆事實為大幸非溺於求福之說然亦即蒙天福佑如願臻成所為益深畏滿怵惕儆戒而已耳是為序

石刻蔣衡書十三經於辟雍序

前歲集石鼓文而爲之序有曰凡舉大事者必有其會
與其時而總賴昭明
天貺以成其功信弗爽也石鼓不過周宣王之事列於
文廟之門以寓興文尚俟其時其會若夫十三經則古
聖先賢出諸口以傳道授教其重於石鼓文奚啻倍蓰
哉則令之石刻十三經是矣蓋此經爲蔣衡手書獻於
乾隆庚申者其間不無少舛譌爰命內翰詳覈以束之
懋勤殿之高閣至於今五十有餘年亦既忘之矣昨歲

命續集石渠寶笈之書司事者以此經請乃憬然而悟曰有是哉是豈可與尋常墨蹟相提並論以為幾暇遺玩之具哉是宜刋之石版列於辟雍以為千秋萬世崇文重道之規夫經者常也道也常故不變道則恒存天不變道亦不變仲舒之言實已涉其藩矣葢石經之肪自炎劉一字曹魏三字石經之刻所以考定聖賢經傳中文字同異歸於一是使天下萬世學者有所師承遵守葢考文為三重之事也昉自漢時經籍大出白虎觀講論之後熹平中以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詔蔡邕等正其文字刻石鴻都一

時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事具後漢書至魏正始中更立石經並刻魏文帝典論六篇見藏延之西征記其一字三字之分宋洪适本朝朱彝尊俱以漢為隸字一體魏為古文篆字隸字三體蓋石經自王彌劉曜入洛殘壞之後雖晉裴頠北魏崔光俱請修補訖未完工迨北齊乃自洛陽遷之鄴都隋復自鄴遷至長安屢經移徙散失及營造用為柱礎十不存一見隋書經籍志至唐時內府偶得一二遺字即鈐用開元小印列於法書名畫以為珍玩其流傳亦已僅矣

訖不可攷李唐北南宋雖曾有刻或乖或不全

唐太和七年敕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並孝經論語爾雅至開成二年告成其地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經石委棄於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用幕吏尹玉羽之言遷置唐尚書省之西隅至宋時地雜居民窪下霖潦隨立輒仆腐壞折缺呂大忠領漕陝右始移置

府學至明時又補刻孟子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闕字別刻小字立於碑旁以便摹補今在西安府學劉昫舊唐書謂石壁九經字乖師法本朝顧炎武作金石文字記亦刊其訛誤乃知唐石經未為善本劉昫之言未誣也其後孟蜀時亦刻石經北宋刻兩體石經今片石無存金燕京廟學有九經石刻見王惲秋澗集明時尚存二碑今亦無考南宋紹興九年刊石六經論語孟子成歲久殘缺明宣德中巡按御史吳訥收拾碎折補輳得碑百片置仁和縣學宋廷佐復移之杭州府學今存然當時所刻春秋僅左氏傳禮記僅大學中庸學記經解儒行五篇又無周禮儀禮孝經爾雅非其全也茲則出一人之手經諸臣之目視歷代為加詳矣蔣衡後改名振生江蘇金壇恩貢生乾隆五年以所書十三經進賜以國子監學正銜其經冊貯懋勤殿今以之上石視唐石經所列銜有書

石官書石學生體例殊為不倫特命大學士懋勤殿翰林校勘予自六齡入學堂讀易書詩三經所為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二典三謨為王道始正變風雅不知無以言及長而涉獵三禮覺與三經為有間去聲謂易書詩枕葄麟經慎正統偏安之必公春秋大一統尊王黜霸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予讀之有年心契聖人筆削之旨纂定通鑑輯覽一書祛後代操筆之自私示萬世守統之宜慎分注系年皆取春秋之義差自謂讀書有得耳孜孜饜飫耄耋弗衰雖自愧學之未成迺今刻諸石列諸辟雍應時舉事以繼往聖開來世為承學士之標準豈非厚幸也歟蔣衡

一生苦學之勤亦因是酬矣若夫歴代注疏入主出奴紛如聚訟既冗且繁衡祇書諸經正文餘槩從删是也或以為不觀注疏何以解經予則以為以注疏解經不若以經解經之為愈也學者潛心會理因文見道以六經參互之必有以探其源而晰其奥者是在勤與明而已且予重刻木版之十三經注疏頒布世間者不少也舉辟雍以五十年勤石經又越六載凡所以待其時而逢其會八十老人復得成斯大功者何莫非賴

昊天之鴻貺乎昔著知過論以為其不可已者仍酌行之斯之謂矣盖凡物有其成必有其壞所謂石鼓石經者皆是也然向不云乎經者常也道也天不變道亦不變依聖人之門墻示萬世之楷則孰謂滄桑幻化能移我夫子不朽之道也哉是為序

補詠戰勝廓爾喀之圖序

補詠戰圖之什逮斯凡六伊犁回部第一烏什第二金川第三臺灣第四安南第五

及今廓爾喀第六歷數成功之全即今乃十平定伊犁二次回部一次金川二次臺灣一次緬甸一次安南一次及今廓爾喀二次共十次予幸在茲予惕更在茲蓋予受

祖宗付託之重度德量力尚恐守成之或虧敢懷開擴之奢望且予自少讀書即欽

天地愛物之心深知窮兵黷武之戒是以繼位之初即謹遵

皇考之訓許準噶爾之求和罷兵寧人將二十年矣乃

準夷内亂歸降者踵接思我喀爾喀之地不能容爾許人於是乘機撫衆有甲戌之師自是而兩定準夷一平回部再靖金川緬甸安南各歸順臺灣一舉輯海洋及此前後收廓爾喀遂有十全之武功使予自問亦不知何以成此則實賴

上天默佑每以險而獲安常值危而得勝較古之英君賢將赫濯樹勲者雖不敢云過之而自審實無不及所云予之幸人或知而予之惕則人或未知也所惕者何

自古為天子者孰非
天之子既為
天之子
天孰不愛之而予獨承之深受之屢設有失德違
愛則所以罰之者亦必重此予所以業業兢兢不遑刻
安者也且前此八功之成雖云絶域外洋皆人力尚可
施之地若斯廓爾喀則在萬里三藏之外更數千里陡
壁線路下臨深川不能容馬人皆踵跡而行我將卒胼

手胝足雖憒㾓疲弊而氣愈鼓心愈壯突將無前賊人駭為天降鹿堙隴種傷生實多而憐之乃致彼魂落膽喪匍匐求降此而弗圖其勞予心又何忍適不云乎自少年即深知窮兵黷武之戒乃四十年之間自甲戌始十成武功非用兵而何幸而蒙

天眷佑得以劼劬蕆事於民無一賦之加於事有十全之美則予之所以早作夜思弊精勞神者庶可少逭窮黷之譏耳觀斯圖也不啻共將卒之辛苦實並切心膂

之恫瘝詩以言志其志亦不外乎此爾

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

秘殿珠林編自癸亥成於甲子石渠寶笈編自甲子成於乙丑逮今均四十餘年矣二集以三朝宸翰為宗而歷代所弆古人及本朝臣工之書畫分門別類精覈無遺胥内廷翰臣張照梁詩正等所為今視其跋無一存者亦可概也自乙丑至今癸丑凡四十八年之間每遇

慈宮大慶朝廷盛典臣工所獻古今書畫之類及幾暇涉筆者又不知其凡幾無以奩輯日久或致舛譌且二集章程具在續纂亦非甚艱因命內廷翰臣王杰等重集一如前例若

三朝宸翰已備録前集茲不復載其有石刻之未入者仍敬録各類之卷首然予之此舉實因誌過而非誇博古也蓋人君之好惡不可不慎雖考古書畫為寄情雅致之為較溺於聲色貨利為差勝然與其用志於此孰

若用志於勤政愛民乎四十餘年之間應續纂者又累纍若此謂之為未害勤政愛民之念已且愧言之而况於人乎書以誌過後之子孫當知所以鑒戒去取矣至西清古鑑可以類推更弗贅言